

长篇小说

仙子谱

1 天元化境

青斗 著



仙子谱

①

天元化境

青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仙子谱 1 —— 天元化境 / 青斗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07

ISBN 978-7-80206-392-1

I. 仙... II. 青... III. 传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0184 号

仙子谱 1 —— 天元化境

著 者: 青 斗

责任编辑: 徐 晓 赵馥琼

特约编辑: 侯健飞

责任校对: 马志明

版式设计: 何 月

封面设计: 中飞时代书装设计机构

责任印制: 胡 骑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3 (咨询), 64959556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55, 64959758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400 千字

印 张: 23.5

版 次: 200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06-392-1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
录

第●回	落难刘家庄	1
第●回	枫林草堂	11
第●回	陀螺观	21
第●回	雌雄宝参	31
第●回	药王	42
第●回	白虎山	52
第●回	美食家	62
第●回	三味玉清汤	72
第●回	棋播历险	82
第●回	天元寺	82
第●回	悟棋白云洞	102
第●回	天元化境	112

目 录

2

第●●●回	朗月山庄	122
第●●●回	缉盗洞庭湖	133
第●●●回	无缝天衣	143
第●●●回	国手状元	153
第●●●回	八珍宴	163
第●●●回	六合堂	174
第●●●回	杀人棋	184
第●●●回	宝马神驹	194
第●●●回	百溪棋馆	205
第●●●回	鬼 棋	215
第●●●回	地煞棋经	225
第●●●回	换脑术	235

第●●●回 神竹少年

245

第●●●回 曲家集

255

第●●●回 孙武兵阵

265

第●●●回 金枪无敌将

275

第●●●回 相会齐家堡

285

第●●●回 校场夺马

295

第●●●回 腹背受敌

305

第●●●回 棋布天元阵

315

第●●●回 血战天元

325

第●●●回 群英脱险

336

第●●●回 牧野仙踪

346

第●●●回 天星棋子

356

第
●
回

落难刘家庄

天作棋盘，星作子，谁人能下？所谓世事如棋，说的是人世间如那棋局一般，千变万化，不可捉摸，棋道即世道。

围棋一道，古已有之，堪称雅艺，传为帝尧所发明，教其子丹朱以敛其性。或有上古圣贤，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中参人事，应万物之象而置。后世盛行，代有国手，一为修身养性之法，二作诸家竞技之术。其三百六十一格应先天河图之数，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黑白分阴阳以象两仪，立四角以按四象。九星分布，天元中定，纹枰之内，黑白之间，有着无穷趣味。其中千变万化，奇境异感，非具极高的天赋和灵性不能领悟其奥妙，不能领悟便难称高手。至于技精合天地，通鬼神，便更是另一番境界了。

明朝万历年间，河北某地，刘家庄。

一场大雪，下了两天两夜，覆盖了方圆数百里。万物银妆素裹，山川

一色，鸟兽绝踪，天地肃然。偶尔山风一起，林木间，雪飞飘零，四下激荡，远远望去，似雾气升腾一般，本已无形的山沟谷壑，又都笼罩在了其中。

雪后的山村，尤显寂静。冬日严寒，山里人家多起得晚，况且是在这等大雪之后，更是懒得动一动。然而毕竟有勤快人家，一座宅院的朱漆大门“咯吱”一声开了，走出了一位持竹扫帚的老者。那老者先扫净了台阶上的积雪，随后让出了一位身着裘皮的发福的中年人。此人扬目向远处眺望了片刻，慨叹一声道：“好雪！好雪！多年不见有此等大雪了！”言罢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畅爽之极。

此人名为刘义山，是刘家庄的一位乡绅。早年曾苦读经书欲博个功名，奈何仕途不济，中了个秀才之后便不长进了，索性弃了八股，在这偏僻的山村做起隐士来。在乡人眼中，算是一个有脸有面的人。

刘义山正沉浸在雪景之中。“咦？”那扫雪的老者忽然讶道，“老爷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原来，台阶下凸起了一堆雪包，显然是埋有东西。刘义山见了，便道：“刘福，扫开看看。”刘福应了一声，上前用扫帚轻轻扫拂了几下，积雪退去，下面竟露出了两个人来。刘义山见状，吃了一惊，近前看时，原是一老一小。老的衣衫破旧，未穿棉衣；小的是一名十三四的少年，身上虽多了几层布衣，仍看出其单薄之体。刘福愕然之后，忙俯身摇晃了二人几下，两位老少似已冻倒多时，呼之不应。刘义山急对刘福道：“快唤人将他们抬进暖室救护。”刘福立即跑进门内喊道：“老爷吩咐，快出来救人！”几名仆人闻声跑了出来，将那老少二人抬进屋子里，分置床上，用棉被裹了，一名仆人忙端了火盆来。刘义山见状，不禁责备道：“冻疆之人如何用火烤？快快再加几床棉被来。真是些无用之人！”然后又吩咐：“速去煮两碗姜汤。”

众人忙乱了一阵，刘福将那老少二人查看了，随后摇摇头，起身对刘义山道：“回老爷，这个年纪大的已不济事了，小的身体尚温，还有一口气在，需暖两个时辰才能醒来。”刘义山闻之，惻然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事已至此，须救了这孩子性命，也算善事一件。先把老者装殓了，等这孩子醒了再议。”说完，刘义山转身欲回客厅，此时从门外跑进两位十五六岁、衣着华丽的少年，进门便嚷道：“发生了什么热闹事？”见了刘义山，二人慌忙站在一旁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爹爹大人早！”刘义山见二人形态不拘，愠色道：“刘财、刘禄，你二人不去读书，跑这里来做什么？”那刘财伸长了脖子向床上打了一眼，道：“听说爹爹救了两个人，不知什么样的？”刘禄不以为

然地道：“原来是两个要饭的，管他们做甚。”刘义山闻之，嗔怒道：“混账！不得无礼！”那兄弟二人见没什么乐子，便乖乖地去了。

午后，刘义山正在厅上用茶，家人刘福进来，躬身道：“老爷，那孩子醒了。”刘义山闻之，忙起身道：“走，去看看。”主仆二人来到了厢房，此时那冻死的老者已被抬到柴房安置了，屋中只躺着那少年，正睁着眼睛茫然地四下望着，见有人进来，忙吃力地坐起，道：“二位大人！我师父呢？”刘福忙上前扶了，道：“小公子，躺着勿动，我家主人来了，是他救的你，有话慢慢说。”刘义山于床边坐了，此时才看清这少年生得眉清目秀，神色间透出一股灵气来，心中不由赞叹：“好一个清秀的孩子！”那少年此时急切地道：“这位先生，可知我的师父在哪里？”刘义山微怔，道：“那位老人家是你的师父？你们是哪里人氏？”少年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自己是哪里人，是师父十年前在路边救了我，于是便以师徒相称。日前，雪大迷了路，师父又病了好多天，在一家门旁避风雪时，不知怎么就睡着了，醒来却躺在这里，不见了师父。”说完，那少年便抽泣起来。刘义山听罢，方知这一老一少乃流浪之人，黯然道：“你这小孩子，经历却也曲折。实不相瞒，救起你时，令师已冻死，现暂安置在柴房内。”少年闻讯，不由大声悲哭，立马要拖着虚弱的身子去见师父的遗体。刘义山见少年对死去的老者如此情深，也自感慨，便叫刘福扶着那少年一同来到了柴房内。

此时，那冻死的老者已被安放在一块门板上，身上盖了张草席，两名仆人在旁边打做简易的棺木。那少年一见自己的师父冰冷地躺在这里，顿时扑倒过去抚尸大哭起来。刘义山、刘福主仆二人在一旁也忍不住陪着落泪。少年本就体弱，又悲伤过度，一时间竟哭昏了过去。刘义山忙叫刘福把那少年搀回了房内。

刘福给那少年喂饮了些汤水。少顷，少年渐渐醒来，刘福又喂进了一碗稀粥，那少年这才恢复了些气力，在刘义山的询问下，少年哭着述说了一番身世。原来，那位冻死的老者名叫方兰，是一位四处飘泊的江湖客。少年随师父之姓，叫作方国涣，十年前不知怎么从家中走失，坐在路旁啼哭，正遇方兰经过，救了起来，走访了几个月，却找寻不到方国涣原先的家。在方国涣模糊的记忆中，自己家中有很多高大的房子，门前经常有许多人马车辆走动，似一大户人家。后来，方兰无奈，便收了方国涣为徒，并随己姓取名，从此带着方国涣云游天下。那方兰虽是落魄的江湖客，却也精通四书五经，博才多艺，闲时教方国涣识字读书。十年下来，方国涣也出脱成饱学秀

才一般，能文善写，不曾徒耗了光阴。师徒二人情同父子，相依为命，浪迹江湖多年，方国涣在方兰的照顾之下逐渐长大。不想方兰突然逝去，扔下方国涣一人，举目无亲，不知日后如何过活。方国涣述完一切，又痛哭不已。

刘义山听罢，大为感叹，闻方国涣适才所言，知他必是大户人家走失的孩子，得亏遇上方兰，读书识字，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此时，他心中便有了个主意，于是安慰道：“方公子不必忧伤，你虽落难于此，却也是识字之人，日后安留在家中，与我的两个犬子共读，吃穿用度当不亏待于你。日后你的家人若是寻了来，跟去便是。不知方公子意下如何？”方国涣闻之，忙起身拜倒道：“多谢先生能收留我一个落难之人，在下感激之至，日后有机会必当厚报。”刘义山见方国涣年纪虽小，却也知礼，着实胜过自己的两个儿子，心下大喜，忙扶了方国涣道：“刘某一生的最喜读书知礼之人，公子这般实是难遇。”随对刘福道：“去唤两个公子来，让方公子日后与他二人共读，树个榜样。”刘福应声去了。

刘义山见方国涣衣衫单薄破旧，便命人寻了一身与他换了，方国涣又感恩拜谢了。刘义山接着问了些文章上的事，方国涣对答如流，刘义山心中甚是喜欢，随后道：“明日去后山择一处好地，葬了尊师，公子以后可放心在敝舍住下，有机会再去博个功名前程，当不会淹没了孔子。”方国涣闻之，流着泪又拜谢了，感激道：“有幸遇上刘先生这样的好人，日后若有出头之日，当全力以报。”方国涣少年聪颖，又为人厚道，自有那般感恩图报之心。

第二天，刘义山便命人将方兰的棺木发送安葬了，方国涣又大哭了一回，复谢过了刘义山的葬师之恩。此后，方国涣便与刘义山的两个儿子刘财、刘禄共读。那刘义山早年科场不利，虽已淡泊功名，却寄望两个儿子能有出息。可那刘氏兄弟久居山村之中，不曾见过世面，读了几本诗书，便以为学问大得很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。兄弟二人见家中救起的那个小叫花子来作他们的伴读，自有不屑之色，只把方国涣看作童仆来使唤，呼来喝去，时加刁难。方国涣却不以为意，为报刘义山救命葬师之恩，用心服侍，自无怨言。过了几日，刘氏兄弟见方国涣十分听话顺从，心中喜欢，便不着意作难了，把他视为心腹看待。也是三人年纪相差无几，性情相投，方国涣与那兄弟二人处得倒也融洽。无事时，方国涣也不敢闲着，和仆人们一起干些活计，没出几日，刘家上下都很喜欢他，刘义山见了也自高兴非常。

过了十余日，又下了一场大雪，山中鸟兽忍耐不住饥饿，时常到村边觅食。刘氏兄弟见了，便拉了方国涣，带了箩筐、稻谷去山中捕鸟。三人离

了村子，踩着没膝深的雪吃力地向山上爬。为了捕到大些的山鸟，三人竟然相扶着上了山顶。刘财寻了一块开阔地，道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说完，上前用树枝扫出了一丈见方的空地。刘禄便叫方国涣把稻谷撒在地上，自己又寻了支短树丫杈，系上细长绳之后，支起箩筐半罩稻谷之上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刘氏兄弟便欢呼一声，拉了方国涣远远地在一棵松树后面藏了，蹲在雪中，静等山鸟来投。

方国涣见那兄弟二人如此做法，便问道：“这样能捕到鸟吗？”刘禄得意道：“放心吧，这法子我兄弟二人经常用的，每次都有收获，绝不会空手而归。”“嘘！”刘财这时示意了二人一声，三人注目望去，只见一只色彩明艳的山鸡远远低飞而来，警惕地盯着箩筐下的稻谷，迟疑不前。三人立时紧张起来，伏着一动不敢动，屏息注视，生恐惊走了这只难遇的猎物。

这只山鸡在箩前转了几转，咕咕叫了几声，实在耐不住饥饿，便伸颈抢啄了几粒稻谷，又迅速地走开了。刘财、刘禄兴奋得满脸通红，兄弟二人也是捕鸟的老手，神情虽紧张，却并不急着拉绳子。方国涣心中道：“是了，大雪封山，鸟兽无食，设些简单的圈套便可捕捉，鸟为食亡，便是这个道理了。”那只山鸡初啄得手，见无动静，胆子便大了起来，索性移进箩筐下，任意吃食起来。刘财见状，用力一拉绳子，便将这只贪食的山鸡完全扣在了箩筐下面，露在外面的几根漂亮的尾羽，一经惊吓扑打，也抽进了箩底。

三人见已得手，一声欢呼，跃起，跑了过去。刘财伸手于箩筐下面将那只山鸡捉了，用绳子将山鸡的双爪缚住，抱在怀里乐得嘴脸都开了花。刘禄、方国焕上前抚其羽毛，争相摸抱。

初捕成功，三人兴奋异常，便又重新支起箩筐。时间不大，自引来一群山鸟，叽叽喳喳，鸣声喧沸，不下百十只。三人捕了多时，但只得了一些山雀，再无大鸟来投。刘禄见天色将晚，便道：“今天到此为止，明日再来吧。”刘财应了，便与方国涣上前收拾捕具，刘禄自在一旁抚弄那只山鸡。

方国涣收了稻谷，又把箩筐负了。就在这时，忽听得一声惊叫：“狼！”方国涣闻之一怔，抬头看时，只见刘禄仰躺在雪地上，面色惊恐。其不远处，一条灰色健壮的野狼，露着白森森的牙齿，紧跑几步，忽地一跃而起，直向刘禄扑来。此狼已饿了多时，实在受饥不住，竟不顾这里有三个人，贸然相犯，当是饿狼难防。刘禄吓得“妈呀”一声，竟不知所措，那边的刘财早已惊得呆了。方国涣见刘禄危险，情急之下，大喊一声，将捕鸟的箩筐向狼砸去。当狼的前爪已近刘禄抬起的手臂时，箩筐正好飞过来，也是方国涣

情急之下用力大了些，那箩筐竟把这条狼撞翻了去。这条狼遭意外之袭，凶光毕露，在地上打了个滚，低嘶一声，盯住方国涣猛扑过来。方国涣在雪地上时间寻不着抵挡之物，随手抓起那根支箩筐的树杈，用力往狼的面部戳去。狼张开的血盆大口已到了方国涣的面前，方国涣已然清楚地看到上下两排尖锐的牙齿，同时感受到了一股腥热之气直冲面门，而此时那根短树杈已戳在狼颈之上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，狼头在方国涣的眼前忽地一晃便栽了下去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。待方国涣稳神看时，那条狼的颈部竟多出一支长箭，已然毙命。这时，从大树后面跳出一个手持硬弓的青年人来，腰围兽皮，一身猎户打扮。那年轻人一边跑过来一边问道：“你们没事吧？”刘财、刘禄兄弟一见到这个年轻人，立时从惊慌失措中缓过神来，齐声欢呼道：“卜大哥，是你呀！”那年轻人望了刘氏兄弟一眼，未加理会，径直走到方国涣面前，一拍他的肩头，赞叹道：“小兄弟，好胆量！没有被这条狼吓住。”方国涣见这年轻人浓眉大眼，生得强壮，知自己被此人所救，忙拜道：“多谢这位英雄大哥救命之恩。”那年轻人忙扶起方国涣，笑道：“在下卜元，哪里是什么英雄，倒是敬佩小兄弟临危不惧的胆色。”卜元接着又诧异道：“这位小兄弟哪里人氏？以前怎么没有见过？如何与刘家的两位公子在一起？”

这时，刘财、刘禄兄弟围上前来。刘财搭话道：“卜元大哥，他是我们家新收的书童，叫方国涣。”卜元闻之笑道：“原来是方老弟，失敬！失敬！”刘禄用脚踢了一下那条死狼，抹了抹头上的汗，心有余悸地道：“你这畜生，若不是卜元大哥及时赶了来，我刘禄这条命就没了。”卜元闻之，摇头道：“救你性命的不是卜某，而是这位方老弟，要不是他及时投以箩筐，把狼撞开，你的喉咙早被狼咬断了，哪里还能站在这里说话。你兄弟二人太不济事，不如这位方老弟有胆量。”刘氏兄弟听了，羞愧不语。

方国涣见卜元性情豪爽，箭术高超，心中敬服，便道：“卜大哥真是神射手，一箭便要了此狼的命。”卜元笑道：“我本以打猎为生，这算不得什么本事。”说完，上前拔下狼颈中的长箭，擦去了血迹，插回箭袋中。刘财此时见那条狼的毛皮确是上等成色，不由动了心思，有些难为情地对卜元道：“卜大哥，你的恩情我们领了，但这只狼是我们引来的，应……应归我兄弟二人的。”此言一出，方国涣惊道：“公子怎能这般说话？若不是卜大哥，我三人今日必丧命狼口，卜大哥对我们是有救命之恩的。况且此狼本

为卜大哥所射杀，公子如何来争？”刘财听了，脸色一红，讪讪地道：“这个……其实……”卜元这时哈哈大笑道：“公子哥就是公子哥，不如方老弟义气，这畜生归你们便是了，与尔等有何争的，今日能遇见方老弟，我卜元便知足了。”刘氏兄弟见卜元把狼给了他们，各自大喜，忙着去抬那狼的尸首。岂知这条狼体大身重，兄弟二人抬着走了几步便抬不动了，又舍不得放下，只能吃力地拖着。卜元见了，摇摇头道：“也罢，你兄弟二人既然抬不了，就暂交给我好了，你们所求者不过其皮毛而已，狼肉味怪，人多不食，留于我日后以引山中大兽，毛皮明日送到府上如何？”刘财闻之喜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肉归你，皮毛归我们，都不吃亏，也算公平。”刘氏兄弟刚才还怕卜元把狼争了去，现闻卜元可送归狼皮，却又十分地信任。卜元把硬弓于腰间挂了，随后持了那条死狼的前后足，轻轻一翻便背上肩头，转身对方国涣道：“方老弟，明日再会。”言罢，并不理会刘氏兄弟，径直往山后去了。

刘财这时道：“我们也走吧，免得再遇上什么猛兽。”刘禄心有余悸，忙应道：“快些走吧。”三人便收拾了捕具，抱了那只山鸡循原路下山。路上，方国涣道：“原来两位公子是与这位卜大哥相识的。”刘财道：“卜元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猎户，名气大得很，无人不知的。”刘禄道：“此人却也古怪，不在村里住，唯与他那瞎眼的老娘住在山上。”刘财又道：“这卜元十分义气，乡里的人都服他，要不然我们怎能放心他把狼背走呢！”方国涣见刘氏兄弟如此贪心，无一丝刘义山的仁厚，暗中摇头不已。

到了庄里，仆人们见刘氏兄弟捉了只山鸡来，都竞相夸奖，那兄弟二人更是得意。到了厅上见刘义山，刘氏兄弟便把捕鸟遇狼，后被卜元相救的事说了一遍，却不提方国涣投箩筐救刘禄的情节。当时听得刘义山后怕不已，闻卜元相救，心下方安。刘财随后又得意地道：“我们将那恶狼引来，卜元便一箭射死了它，大家平分，狼肉归他，皮毛归我们。”刘禄也自在一旁帮腔。方国涣见兄弟二人胡说八道，心中暗笑，只是不言语，任他们自吹自擂。刘义山听说卜元明日还要送还狼皮来，更加敬道：“这卜元真是一位义气英雄，明日倒要好好谢他。”接着又对刘氏兄弟不满地道：“卜元救了你们，感激他还来不及，却要分那狼皮来，岂不令人笑话！”刘禄争辩道：“哪里是我们要分，实是卜元自愿送的。那狼的毛皮也是上等成色，到集上最少也能换它五两银子来用。”刘义山听了，摇头不语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刘财、刘禄二人便跑到大门外望着，等候卜元送那狼皮来。谁知到了中午也不见卜元的影子，二人不免焦急起来。刘财愤愤道：

“如此不讲信用的小人，枉我们空信了他。再不来，本公子就带人抄了你的破家。”刘禄在一旁也是口出怨言。方国涣在厨中帮刘福烧水，听见二人在门外嚷嚷，便出来对刘氏兄弟道：“两位公子勿要心急，我看卜元大哥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。这才刚刚过了半天，还有一个下午呢，二位公子不妨进屋候着吧。”刘氏兄弟闻之，也觉得有理，然二人性子太急，不仅不进屋，反到村口候卜元去了。方国涣摇了摇头，转身回到了厨下。

刘福见方国涣转来，便道：“方公子回来得正好，烦你往厅上送趟茶，老夫再往灶内添把火。”方国涣应了，端茶去了。在刘家半月余，方国涣自知不容易，常帮着仆人们做些活计，众人也习以为常。

方国涣端了两杯茶来到客厅上时，才知刘家今天有客人。此时，刘义山正与一位老者在聚精会神地走着围棋。方国涣见二人在临枰对弈，心中一动，上前把茶盘轻轻放于桌上，道：“请二位先生用茶。”刘义山应了一声，并不抬头，手中持了一枚白子却久久不落。原来刘义山的白棋棋势已被那老者的黑棋棋势围逼到了险地，似无扭转之术了。此时那老者脸上露出快意，端茶呷了一口，得意道：“刘兄可认输否？”刘义山凝视了棋盘片刻，摇了摇头，将棋子复放回棋罐中，轻叹了一声道：“唉！难道刘某今生就赢你不得？”那老者越发得意起来，扬声笑道：“刘兄的棋艺在这方圆几十里也算数得着的，不过在老夫面前，就显得有些那个了。”说完，哈哈大笑起来，刘义山脸色虽不自然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这时，一旁的方国涣见那老者如此狂态，有些按捺不住，忽然开言道：“还有一招未走，先生何故就投子认输了？”说着，拾起一枚白子于棋盘上轻轻落下。刘义山先是一怔，继而起身脱口道：“妙！妙手！”原来方国涣所示的这一招棋不但把白方棋势点活，而且令黑方陷于劣势，端的是扭转乾坤的妙手。刘义山见方国涣竟是棋中高手，不觉又惊又喜。那老者笑声未断，忽被方国涣在棋盘上横了一子，细看之下，大吃一惊，诧异道：“此子是何人？竟有如此奇招！”不待刘义山说话，方国涣便已施了一礼，道：“小书童失礼，还请老先生恕罪。”那老者闻之，更呈惊讶之色。刘义山高兴万分，畅然道：“想不到敝舍的一名书童就把朱员外难住了，不知可认输否？”那朱员外羞愧之余，惑异道：“这孩子以前怎么没有见过？”刘义山的心情豁然开朗，微微一笑，煞有介事地道：“此子在我府中多时，先前怕扫了朱员外的棋兴，故没有让他现身。今日觉得火候差不多了，便让他出来杀杀朱员外的威风，也好让朱员外知道，强中更有强中手。”言罢，哈哈

大笑。那朱员外愧然道：“原来刘兄暗请高手羞我，告辞！”说完，拂袖而去。刘义山也不客气，拱手道：“不送！”想必平时被那朱员外在棋上羞辱惯了，今番见他狼狈而去，心中好不快活。

方国涣见自己贸然地一手棋竟将那朱员外赶走，心中暗悔，忙向刘义山致歉道：“在下无知，冲撞了先生的客人，还请恕罪。”刘义山欣然道：“何罪之有？若无公子妙手点示，今日又会让那朱员外得了势去，越发目中无人了，镇他一镇也好。”接着，刘义山又诧异道：“没想到公子竟然精通棋艺，刚才所示一招，实为高手，不知如何习得，技高若此？”方国涣惻然道：“先师是棋道中人，我的棋艺都是他老人家传授。”刘义山闻之，惊讶道：“原来令帅方老先生竟是位棋中的高人，可惜刘某未能与之相识，真是一件憾事。”说完，叹惜不已，又对方国涣加了几分好感。

二人正说话间，忽听院门外人声喧哗，但闻刘财兴奋地高声道：“我就说卜元大哥是一诺千金的人，说今天来准来。”接着便听刘禄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卜大哥是远近闻名的人物，信义二字最是守得牢的。”刘氏兄弟把卜元让进屋内，便抱着一卷狼皮往后院去了。方国涣一见卜元，高兴地叫了声“卜大哥”，便迎了过去。卜元见了方国涣，立时喜道：“方老弟，你还好吗？”恰似久逢故友一般。刘义山这时迎出道：“原来是救小儿性命的卜壮士到了，快快请坐！”卜元、刘义山二人互见了礼，随后入厅落了座。

仆人端上茶来，刘义山做了请的手势，随后起身道：“昨日若不是卜壮士相救，小儿必丧狼口，此等大恩，当受刘某一谢。”说完，深施一礼。卜元忙扶了道：“大家乡里乡亲，何必多礼！其实真正救了令公子性命的是这位方老弟。”刘义山闻之，愕然道：“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卜元便把昨日山上的情形叙述了一遍。刘义山听罢，方知原委，不由对方国涣大为感激，起身欲谢，那边方国涣已经拜谢道：“落难之人得以先生相救，残命得以苟全，朝夕思图回报，恨无机会。昨日所为，只尽心力而已，先生何要谢我？方国涣受不起的。”说完又拜。刘义山感动得双眼湿润，忙扶起方国涣，道：“公子是大义之人，你我之间勿要再言谢字，你师徒能走到我刘家门前，也是缘分。”

卜元在旁边见二人说话蹊跷，忙问何故，方国涣便把刘义山从雪中救起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卜元闻之，惊讶道：“原来方老弟是落难于此！”刘义山道：“方公子虽是落难之人，也是读过诗书能作文章的。更令人想不到的是，他还是棋中的高手，把南村的朱员外都给镇住了。”刘义山一提起此

事，脸上便泛起高兴之色来。卜元听罢，又望了望桌上的棋盘，眼睛忽一亮，忙拉住方国涣兴奋地道：“方老弟可走得一手好棋？”方国涣应道：“小弟不才，倒也能担当得起平常之局。”卜元闻之，大喜道：“好极！”说罢，起身拉了方国涣便走。刘义山忙拦了道：“卜壮士何事这般急切？”卜元别有一种激动地说道：“老天赐给我一个方贤弟，我要带他去在棋上赢一物件回来。”刘义山惊讶道：“什么东西能令卜壮士心动？刘某备了酒菜，待用过后再去也不迟。”卜元摇头道：“刘老爷休怪，卜某性急，一时也等不得，去办了此事再说。”刘义山不舍方国涣去，又欲阻拦。方国涣见卜元如此急切，似有大事情一般，便对刘义山道：“刘先生，我还是随卜大哥走一趟吧，或许能帮上什么忙。”刘义山见如此这般，只好应道：“也罢，方公子去去就回，勿让人挂念。”卜元拱手相谢后，拉了方国涣转身就走。方国涣向刘义山挥手告别，刘义山只得将二人送出。

离了刘家庄，卜元欢喜道：“贤弟今番随我一去，勿再回转了。”方国涣似有不解，摇头道：“刘先生对我有恩，怎能这般轻别去了，当是失礼的。”卜元道：“贤弟乃是落难之人，岂能在刘家久住？那刘义山倒还仁厚，不过他的两个儿子却没什么德行，不便与他们长久相处的。”方国涣闻之，黯然无语。卜元宽慰道：“贤弟既有胆气，又有棋上的本事，日后但随了我去，定短不了吃喝用度。昨日一见你，便觉得你我二人性子相投，只因老母在堂，卜某不敢擅自出走，否则约了贤弟到天下间走上一回，也不枉了人生一世。”接着，卜元又问及了方国涣的身世，听方国涣述说一番之后，感叹不已。方国涣得识卜元这般豪情之人，心中也自是喜欢。

第
●
回

枫林草堂

卜元引着方国涣翻过了两座山，然后向一处山坡上的两间木屋走去。离木屋还有十几米远，卜元便喊道：“朱七哥在家吗？”话音刚落，便迎出一个猎户打扮的中年人来。那人见了卜元，不由喜道：“原来是卜元兄弟。”见了一旁的方国涣，那人问道：“这位小兄弟是谁？”卜元道：“这是我新结识的一个朋友，方国涣贤弟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失敬！失敬！在下朱七。”方国涣忙上前道：“原来是朱七哥。”

朱七把卜元、方国涣二人让进了木屋。这是一处典型的山中猎户人家，四壁挂满了兽皮，墙边用木桩支了一张大床，足可睡五六个人。门后挂着弓箭和一柄旧腰刀，一支精亮的钢叉立在旁边。屋当中有一张大木桌，四下摆了几只简易的木凳。旁置一火炉，炉内炭火正炽，室内十分暖和。朱七招呼卜元、方国涣二人坐下，倒了两碗炒米水，然后对卜元道：“你不来，我还要去找你呢。”卜元问道：“可有什么事？”朱七道：“最近大雪封山，山